

THE
TOWN

城镇

[美]本特利·利特 著
叶特灵 译

美国当代畅销恐怖小说

珠 海 出 版 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02-14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镇/(美)本特利·利特著;叶特灵译.-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3.1

书名原文:The Twon

I.城… II.①本…②叶…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00980号

The Twon

Copyright©2000 Bentley Little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城 镇

©[美]本特利·利特 著 叶特灵 译

终 审:罗立群

责任编辑:张继业

封面设计:刘海啸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297号2层)

电 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珠海市香洲区梅华东路
297号2层)

电 话:0756-2128797 邮政编码:519000

印 刷: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25 字数:270千字

版 次: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6000册

ISBN7-80689-004-1/I·396

E-mail:zhcbs1@pub.zhuhai.gd.cn

定 价:2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搬 家	(5)
第二章 咒 语	(12)
第三章 鬼地方	(25)
第四章 尖 叫	(50)
第五章 上 学	(67)
第六章 杀人《圣经》	(88)
第七章 白 影	(115)
第八章 不速之客	(137)
第九章 梦	(160)
第十章 怪肚脐	(163)
第十一章 先 知	(184)
第十二章 澡 堂	(212)
第十三章 驱魔活动	(228)
第十四章 微笑的鼠	(243)

目 录

第十五章	山洞	(269)
第十六章	怒火	(292)
第十七章	回忆	(303)
第十八章	诱使	(345)
第十九章	房子的主人	(359)
第二十章	枪杀	(376)
第二十一章	幸存者	(402)
尾 声		(415)

序 幕

洛雷塔·纳尔逊不喜欢在夜里干活。

只是在每年八月份铜矿庆祝日前的几周中，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办公室才在天黑之后还开门营业。而在其余的日子里，办公室的门五点钟就关上了，就像正常的营业时间那样。洛雷塔就喜欢这样。当然，她认识到这类庆祝活动的重要性，而这就是她从来没有对此感到大惊小怪的原因。铜矿纪念日使这个小镇久负盛名，几乎使麦库恩成了旅游胜地。每年，从这个州——不，是从整个西南地区的四面八方涌来大批的游客。许多当地的商店、餐馆与旅店正因为在那个周末生意火爆才得以维持生计。在去年的铜矿庆祝日期间，估计有上万人来到这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小镇。这突然之间滚滚而来的财富使得这个本来显得沉闷的季节有了生气。

他们的办公室在星期五、星期六与星期天所卖出的房子比六七两个月总共卖出的房子还要多。

今年，他们的生意特别火爆。尽管格雷戈里·托马索夫买下了梅甘这块地产；而这块地产已经搁了几年时间，当时在他们看来是无法脱手的。

她在上初中时就认识格雷戈里，到现在他还是那副老样子，丝毫没变。他始终是个万事通，还是那样傲气十足，做起事情来似乎是“我放个屁也是香的”那副派头。他现在富了。在加利福尼亚玩彩票赚了几百万美元。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这次荣归故里

是要对每个人都颐指气使。他嘴上却说，他只是想让孩子在良好而又健康的乡镇气氛中成长。当他了解到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他便装得对她非常友善。不过洛雷塔了解其中的底细。她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原因使他返回亚利桑那。从他漫不经心的谈话之中，她感觉到了他那种沾沾自喜的傲慢态度。

他的妻子看上去也像是个莫洛凯人。说来也不奇怪，因为那儿的人都总是拉帮结派的；看来，她同他一样也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架势。

事情就像以往那样办得很漂亮，考尔用花言巧语诱使他们买下了梅甘的地产。洛雷塔对此感到很高兴。她迫不及待地告诉她的朋友们：他们终于钓到了格雷戈里·托马索夫这条大鱼。

假如格雷戈里此时此刻在她身边的话，她会十分高兴的。或者任何别的人在这儿也行。

她不喜欢独自一人呆着。

更不喜欢在夜里一个人呆着。

洛雷塔站在那儿，走到前面的窗口，向外望着那条公路。

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黑黑的夜幕。

十五年来她一直是考尔·卡特赖特的秘书。在天黑之后有多少人曾打过电话或站到她的身边，她是可以数得出来的。

她全身颤抖了起来。使她感到害怕的是这幢房子后面的矿井。她知道，这是一种幼稚的恐惧心理，她这一辈子都生活在麦库恩。就像白天一样，矿井到了夜里也是空无一物。矿井是空的，早已被废弃了。但在夜幕降临之后，觉得身后有个漆黑的窟窿就使她神经紧张。矿井是废弃的，再也没有人会上那儿去，而她就呆在矿井的边缘，这也是使她感到神不守舍的原因之一。

矿井在她出生之前便废弃了。

这就使她感到更加的惊恐不安。

她摇了摇头。她最近看的鬼怪电影实在太多了。

莱蒙应该是来陪她的，但这个人做事总是慢腾腾的，更要命的是，这个人不可靠。他人没有到并不使她感到吃惊。她继续仔细察看公路上的动态，寻找他那辆汽车发出的灯光。但今晚路上空荡荡的。她抬头望了一下时钟，九点四十分。还有二十分钟。

她沿办公室四周转了一圈，时而望望窗外，最后又回到她的办公桌旁，整理了一下她今天上午打印的小册子，又朝外看着漆黑的矿井。天空中悬着一轮新月，散发出银白色的光。这昏暗的光线使矿井显得似乎更加黑暗。矿井好像成了光线的真空场所，把大地与天空中哪怕是最微弱的光线全都吸入其中。

她正要转过身去给莱蒙打电话想好好教训他一顿的时候，她从眼角中似乎看到了什么；他这个人太懒惰，更不会体贴人。黑夜中出现了某种白色的光芒。

有人在走动。

洛雷塔走近窗口朝外张望。那是一束光线，从矿井深处透出的亮光。

但几乎半个世纪以来，那儿就一直没有任何亮光。

她全身打了个寒噤。她怕往矿井里看，但她又怕往别处张望，这样她就呆在原地不动，瞪着眼观望着。而那束模糊不清、影影绰绰的光线先是向上漂动，然后又开始向四周晃来晃去，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向外面移动，出现在偌大的矿井四周的各个地方。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声响，这声音使她想起了老鼠的尖叫声。

洛雷塔移开了她的目光，聚精会神地看着办公室中温暖、亲切而又明亮的陈设，竭力想把其余的一切排除在自己的思绪之外。她查看了一下窗户是否全都关上，接着又快步走过去把前门关上锁好。

她俯首看着自己的办公桌，又望了望那些小册子，竭力想对自己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不过是自己的想像而已，外面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变化。但在她的视野之中仍然可以看到那束光线在矿井的远处晃来晃去。

过了一会，亮光熄灭了。

转瞬之间，亮光又出现在她的汽车旁。

洛雷塔的心都要蹦出胸口了。她再无法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了。她快步走到电话机跟前，想给莱蒙打电话。她拿起了话筒，但电话机中没有拨号音。电话线断了。

她又回头向窗外张望，但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一片漆黑。

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她轻轻地尖叫了一声。她的脉搏在快速跳动；她的心脏在嘣嘣直跳。今生以来她从来没来这么惊惶失措。她努力克制自己，竭力使自己的说话声音显得勇敢一些。“喂？——”

又响起了敲门声，这次的响声更大。

“滚开！”她声嘶力竭地叫道。

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

她本能地尖叫着，但不起任何作用。办公室离小镇的闹市区太远，根本就不会有人听到她的叫声。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喊大叫，但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她叫的是什么。

又响起了敲门声。

她在恐惧之中哭喊着倒在了地上。

在黑暗之中，有个人捉住了她的手。

第一章 搬家

—

一片才修剪过的草坪。

这是夏季城郊的气息，亚当始终都喜欢这种浓郁的特殊气息。可是，现在却使他感到抑郁。他在向罗伯托家走去；当他走过约瑟夫森家院子门口的走道时，他想起自己这辈子是多么的不幸。特别假如你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或者几乎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这是一个由成年人说了算的世界，由成年人制订法规，由成年人做出决定；而成年人总是为所欲为。不要再提黑人、白人与棕色人吧。未成年人才是真正的少数民族；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压迫者。他们有成年人的思想与感情，但享受不到任何权利。他也许只有十二岁，但他认为自己在这个年纪来说已是像成年人一般了，而且他比任何别的人都懂得对于他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有关影响他人生命与前途的决定，别人至少得征求他自己的意见。

但他的父母根本就不跟他商量就决定移居亚利桑那。

他们只是把这件事跟他打了声招呼。

是对他下了一道命令。

亚当只得叹息，这辈子真是令人大失所望。

他的朋友已经在等他了，就坐在他爹那辆旧“契维”车的行李箱上，车子停在车道上。

“喂，亚德——曼。”罗伯托喊道。

“迪克。”亚当说。除了罗伯托之外，没有别的人会拿他的名字开玩笑，尽管这个变了音的名字听起来使他感到别扭，而且觉得被人这样称呼非常可笑。他的奶奶巴本娅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不过她说的是“乌——当”，把重音放在了第二个音节，听起来还说得过去。那样像是外国人的发音，因而不怎么难听。但用正常的美国方式来发音，他就很讨厌。

巴本娅即将与他们住在一起，他对此感到很高兴。他不得不承认，他喜欢跟她一起过日子，而不只是在周末去看望她。不过，他不喜欢迁居。

不喜欢？

他是伤心欲绝。

他拖了一段时间才告诉罗伯托他们要搬家了，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向他的朋友透露这个消息。

萨莎，如可能的话，比他更加难过。泰奥才九岁，看上去不怎么在意这件事情。但萨莎恼怒极了，昨天夜里与父母亲干了一架，表示决不搬家，扬言要离家出走。吵到后来他都睡着了，但那时她与父母亲还在争吵。

他是平生第一次站在他的姐姐一边，让她在争吵中占了上风。

不过，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在中学里她的资格也许挺老，但她毕竟是一位十几岁的孩子；可他们是成年人。等级始终超越逻辑。

这样就不得不迁居亚利桑那。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罗伯托快步向他走来，回头望了一下自家的屋子。“我们到

马路上去逛逛。我妈又是一副要干架的架式。我知道，她要我去擦洗窗子，拔草，或干别的蠢事。昨天夜里，她对我老爸说，假如我不在家里干活，就要如何如何。整天上午就在家到处转悠，总想找点什么事让我干。”

“罗伯托！”他母亲从家里喊道。

“快跑，傻瓜！”罗伯托拔腿就跑，亚当跟在后面。他们沿着街区快速奔去，拐过街角直到再也听不见喊声才停下来。他俩笑得合不拢嘴，一边喘着粗气。不过，亚当的笑声中隐含着一种忧伤，因为他想到，再过几个星期，他就不能再与罗伯托泡在一起了，再也不能把他从该死的家务事中拯救出来，但比起他朋友来，他的高兴劲儿很快就消退了。

“我们到杂货铺里去看看，”罗伯托说，“新的马维尔游戏卡该到货了。”

他们抄近路穿过临近的街区，沿着繁华的派勒蒙大道向煤气站旁的杂货铺走去。罗伯托在下水道的窖井盖旁捡到一只塑料做的蜘蛛；而亚当在投币电话机的退币槽中拾到一枚两角五分硬币。两人都认为，这天该是好运的日子。

到了杂货铺，他们径直向卖游戏卡的柜台走去。新的马维尔游戏卡确实已经到货了，两人凑足了钱买了五副。亚当喜欢当蜘蛛人，这样所有的蜘蛛卡都到了他的手里。这一次共有四张，而罗伯托在其余的游戏卡中就有四种选择的机会。他们就你一张我一张地把所有的卡都分完了。

他们慢慢地穿过泵房，又回到派勒蒙大道，边走边玩着游戏卡；这时亚当对他打开了话匣子。

“我家要搬了。”

“什么？”罗伯托停住脚步，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好像他的耳朵与脑子不知怎么地把他说出的话都搞错了。

“我父母在亚利桑那的一个小镇上买了房子。那是我爹的老

家。自从他中了彩票，就丢了工作。他没有任何事情可干，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样他就拿定主意要重新找回自己的童年，或者为了别的什么。他把我妈拉到亚利桑那，就在那儿买了一幢房子。现在他俩就要逼着我们抛弃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离开这儿，住到沙漠中间去。”这些话说起来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亚当认识到自己是骨鲠在喉，而且几乎是要哭出来的样子。

罗伯托默不作声。

他们环顾四周，望着房子、汽车、泵房、大街与所有的一切，但两人都感到太难过了，以致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

“胡扯！”罗伯托终于开了口。

亚当清了清嗓子，想开口说什么，但又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

“我从来没有说你老爸的坏话，你知道。即使你对我说了这一切，我总是想，他这个人是比较冷漠的。不过，亚德——曼，你爹是个笨蛋。”

亚当悲伤地点了点头。

“滚开！”

他们身后响起了喇叭声。亚当跳了起来，转过身来看见一位长着大胡子的汉子坐在一辆破旧的契维牌车里使劲挥手要他们离开煤气泵房。“你们挡了我的路！”他大声喊道。

亚当跟着罗伯托走到边道上。“你可以到那儿去看看，比如说，可以呆上一两个星期。让你爹妈用车把你接回来，如果他们觉得可以的话。”他补充说道。

“要不，你也可以回到这儿来，跟我们住在一起。”

亚当笑了起来：“那样就更好。”

罗伯托摇了摇头，“亚利桑那，嘿！”

“亚利桑那。”

“好家伙，事情可不怎么好办。你得去一所全新的学校上学，

与陌生人打交道，交朋友。也许，那儿每个人从出了娘胎起就相互认识，而你是个外乡人。比你大的伙计会不分青红皂白踢你的屁股。”

亚当可没想起过那样的事情。

“除了看电视与看看窗外的仙人掌之外，不会有别的任何事情可干。”

“我会对他们说，我是加利福尼亚来的一位冲浪能手。也许，他们连海洋也没有见过。他们知道些什么？我会吹牛，会成为学校中的顶尖高手。”

罗伯托笑了：“到了那儿，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

他们俩开始向邻近的街区走去，一路上两人默不作声。亚当明白，对于罗伯托来说，情况将跟他一样糟糕。他是罗伯托最好的朋友；而罗伯托也得同样去找某个可以经常泡在一起玩的新朋友。

两人在朝胡同走去时心情都十分抑郁。

亚当仔细瞧着他的朋友：“好家伙，你得给我写信。你得把发生的新鲜事都告诉我，让我知道世界究竟成了什么样子，不至于让我变成一个天生的呆子。”

“我会的，”罗伯托答应道，“我会给你写信的，比如说，一个星期写一封信。我还会在信封里每次夹一张蜘蛛卡。”

亚当尽力想笑起来：“好哇！简直妙极了。”

“那儿可能还没有这种玩意儿。”

“也许没有。”

不过，罗伯托不怎么像是个会常写信的人，这点他是知道的。他的这位朋友也许在开始的几个星期会写一两封信，当他找到某个好朋友后，信便会越来越少。到了开学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动笔写信了。

一旦搬了家之后，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罗伯托了。

他在竭力想像，十年之后他的这位朋友将会是个什么样子，他会干什么样的工作，会不会去上大学？跟自己不在一起的话，罗伯托过的日子会不会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呢？他自己的日子会不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罗伯托的妈妈常说，他俩相互之间都有好的影响。也许他的新朋友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罗伯托清了清嗓子，并把目光移开了。“你将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怀着难过的心情说道。

“是的。”亚当说。

他用手擦了擦自己的眼睛，竭力想告慰自己，不过是由于烟雾的关系眼睛才淌水的。

二

在她的梦中，格雷戈里又成了一位小男孩。他当时站在亚利桑那那座老教堂的台阶上，俯首凝视着一位残疾儿童的尸体。一阵大风刮起，尘土飞扬；而尘土中出现了模模糊糊、棱角不清的形象，看上去就像是躺在台阶上的那具扭曲的小尸体。

她本人就是这个场景的目击者，可不是一位参与者。尽管她想对她的儿子大声呼唤，想大声嚷着让格雷戈里赶快离开那具尸体跑到教堂中去；但当他弯下身子想触摸孩子的脸庞时，她只能站在那儿呆呆地望着。

突然之间风越刮越大。那位残疾儿童蹒跚地站了起来。她看到了非常人那样短短的双腿，非常人那样长长的手臂，脖子上耷拉着一颗显得大得出奇的脑袋，古怪的模样着实让人惨不忍睹。格雷戈里倒退着向后走去；但他已经在开始变形。他的头部在膨胀，他的手臂在拉长，他的双腿在颤抖。转瞬之间，他成了与他面前那位残疾儿童非常相像的孪生儿。他声嘶力竭地嚎叫了起

来，那震耳欲聋的尖叫声似乎淹没了狂风的呼啸。随后，随风扬起的尘土使他俩都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只是在沙尘的幕帘之后徘徊着。

她醒来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她喘着粗气坐了起来，隐隐约约觉得胸口在痛。她不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但看来是不祥之兆，使她感到恐慌不安。她又闭上眼睛，低下头，合拢了双手。

她在祈祷。

第二章 咒 语

他们跟在家具搬运车的后面，只是为了加油或者撒尿才作短暂的停留。格雷戈里在原则上来说并不相信搬家公司的那帮伙计，不让这些家伙溜出自己的视野。他们看起来像是即使参加狂欢的人也不会雇佣这样的家伙。过了菲尼克斯城之后，孩子们在嘀咕着，苦苦哀求要在麦当劳或塔科贝尔或是别的什么快餐店吃中饭；但他告诉他们要吃自带的椒盐卷饼与薯片。

他们快速驶过了塔克森，向东往威尔科克斯驶去。

前天晚上，他们举行了一次告别会，邀请了所有的朋友及他们的家人，在德比·约翰餐厅大吃了一顿，然后又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就坐在打好包的箱子上，或者就席地而坐，把放在空橱柜上装饮料的纸杯全都喝光。到头来，朱莉亚在这天傍晚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哭哭啼啼的，与人们拥抱，答应相互保持联系，接受各家的邀请，并答应在南加利福尼亚众多的节日期间前去作客。又邀请所有的客人到亚利桑那儿去看望他们，可格雷戈里本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伤感可言；与其说是悲伤，还不如说是激动，更看重于未来而不是过去，他依然保持着那种向前看的乐观精神。对于驾车穿越沙漠，他感到十分愉快。尽管孩子们在抱怨，

朱莉亚的情绪低落，他却是兴高采烈。全家人正有一个新的开端，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可以大有作为，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上帝保佑彩票。

他们为这次旅行购买了一辆新车，是一辆“道奇”牌的厢式货车。一路顺风的体验真是好极了，车上的空调还真的管用，还有一流的无线电收音机、盒式录音机与CD影碟机。他已习惯于旧福特车上普普通通的空调与剧烈颠簸的减震系统。两辆车之间的鲜明对比可以让人体会到乘坐篷车要更为舒适得多。

他扫视了一下反光镜，看见萨莎正在读一本迪安·孔茨写的书，而亚当与特奥正在玩名叫“找寡妇”的纸牌游戏。在他俩的身后，他的母亲就坐在货车的后排座位上，双目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在反光镜中两人的目光相遇了，她对他报以微微一笑。

他也报以微笑。

他母亲跟他们走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她随身带了些衣服、《圣经》与少许别的必需品；但她没有出售自己的房子，家具还稳稳当当地放置在自己的家中；她保留随时可以回家的权利。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也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她确实不乐意离开自己的亲朋好友，离开自己的教堂与其他的家人。不过，她似乎已确实认识到，她看起来已不像从前那样年轻了，而他又是自己的独子，所以就同意跟他一起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似乎已认识到，她已更加依赖于他了，尽管她自己还不怎么乐意承认这一点。她爱她的家甚于爱莫洛凯社区的宗亲关系，这一点让他备受鼓舞。

他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印象。

就像大多数莫洛凯地区别的老年妇女那样，他的母亲是为宗教而活着的，她的整个生命是为宗教及其相关的社会功能而转动的。她的年纪已越来越老了。最近，她在教堂里花的时间要比平时多得多，而且常常去参加葬礼。他不喜欢让她独自一人驱车到